



韓魏公集卷之二十四

宋韓琦雅圭

明康丕揚士遇

表

甲辰冬乞罷相第一表

臣琦言伏以四時助天尚有為而必去大臣佐國豈不能而可居茲省分以退身幸推仁而從欲中
謝伏念臣早繇科選寢被寵甄不知直道之難行
徒以孤忠而自進仁宗皇帝於其少戇待以老成



慶曆之初已贊近樞之重嘉佑之始復還機務之
崇亟踐宰司過膺冢任惟心祈報謂時弊之可更
其術之踈質人情而愈戾方求引罷免玷弼諧忽
悲軒馭之登天獲奉舜躬而受歷永昭置使既畢
九虞長樂復權肇新獨斷欲貢避賢之請俄推進
秩之恩面謝之辰言陳備極愧冒塵之爲久加厯
察之日增正俟首冬懇辭重柄此愚誠之上叩蓋
睿聽之前知伏望皇帝陛下圖治有初任良爲急
引天下之才以自輔采廷中之議而必公不私一

臣遂收全美聽還印綬出守圭符冀爾之軀儻少
休而未殞確然之守固臨事而不移

第二表

臣琦言近上表乞罷相任出補外藩蒙降批荅不
允者輒傾愚悃冀解冢司承詔未俞措躬無所敢
再披於肝膈固莫道於竄誅臣琦中謝臣聞駕馬
之材駕雖十而終勉鼯鼠之技能有五而遂窮分
不可踰過之必敗如臣者素無遠策粗識大忠特
膺先帝之知驟忝弼臣之冠歲芳屢易人望日輕

廊廟之言卒愧負薪之鄙功名之減無偕治郡之時適貢囊封願還柄任遽號弓而茹痛方奉瑁以參儀前懇莫伸厚顏無已此者恭遇皇帝陛下睿謀天發聖斷日新宜登進於真賢以輔成於至治豈容衰朽尚爾冒塵伏望皇帝陛下曲霽鴻私與全晚節許罷台衡之重俾紆郡綬之榮欲竭之神苟漸蘇而復舊甚難之務唯所用以無辭

第三表

臣琦言近再上表乞罷相任出補外藩蒙降批荅

不允者兩上奏封願還宰柄仰俞音而尚闕顧衰迹以何安重此披誠終期賜可臣琦中謝竊以高位之處古人戒乎疾顛大名之居君子耻於難副故知而退則全止足之分昧而進則蹈危亡之機臣雖甚愚敢忽斯義伏念臣自塵侍從卽走彊垂當兵戈未艾之辰有夙夜服勞之苦逮參樞務亟領藩條繼守兩邊又幾十稔比踐更於二府倏九見於周朞以寸心而慮萬微以一身而當衆責力雖自任疾已交攻儻不止於夜行必溢先於朝露

朝野類公集 卷之三十四
譏哈中外玷辱國家矧今論道巖廊悉臯夔之舊
德宣威巨屏皆方召之傑臣至于貴近之聯率富
經綸之業伏望皇帝陛下照孤誠之不妄矜悴質
之無堪收攬衆賢左右新政使臣退安便郡獲保
殘軀上以彰大君含育之恩下以息多士紛紜之
議惟堅素守上荅至仁

乙巳夏乞罷相第一表

臣琦言伏以王者之尊作命存乎必信人臣之分
知退本於不能茲再避於冢司幸前膺於聖諭臣

琦中謝伏念臣駑馬之賤任重而斯臈畫餅之僞
循名而則虛徒以誤知先朝竊位二府自冠臣鄰
之重益慙風烈之衰伏遇皇帝陛下躬紹寶圖獨
開英斷以聖主而用愚相曷起治功不累日以進
大材固妨賢路矧復繁機外擾故疾中戕精神日
極於昏疲形貌衆傷於癰瘡比傾血懇上叩睿慈
冀從出守之求少遂養痾之便皇帝陛下以謂情
雖可惻去匪其時俟仁廟之終祥許囊封之請罷
德音在耳律候當期願回天地之私亟假麾符之

寵君言勿戲翦桐之錫猶封鄉郡獲歸衣錦之榮
孰再誓捐軀命仰荅恩仁

第二表

臣琦言近上表乞罷相任出守外藩蒙降批荅不
允者比披丹赤仰叩睿明君命有孚固指期而當
罷天衷莫測猶可詔之未頒撫已以思措躬無地
竊以嘉善而矜不能者君人之全度進賢而退不
肖者與治之大方故不能與不肖者留則下無所
勸善者與賢者之抑則政將甚疵臣雖至庸敢害

公議臣琦中謝伏念臣早繇孤進亟陟近司報國
之心雖竭忠而自許致君之效卒充位以無聞包
羞十稔之間積愧衆賢之上向者幸遇皇帝陛下
躬親聽斷中外乂安嘗比上於封章願少休於罷
爾俄膺召對竊記德音茲再露於懇誠盖前祇於
訓諭伏望皇帝陛下不牽私愛特示至公知臣不
能而可矜謂臣不肖之宜退許還相紱俾任鄉邦
馬牛之力粗完必思驅策天地之恩再造曷報生
成

第三表

臣琦言近再上表乞罷相任出守外藩蒙降批荅不允者非才決去爲瀆誠煩優詔弗俞示恩良厚雖以殫窮於賤懇不能感動於清衷得非斷以常情謂非本志匪過邀於聖寵則外迫於人言勉辭要權苟備禮數逮降斷章之荅因爲固祿之資臣之所陳蓋不近此臣琦中謝伏念臣自玷二府于今十年竊稽累朝之任官雖有名相之在位得如茲例且無數人况臣齷齪何能區區自守廟堂之

上不過俗吏之施爲搢紳之間動有迂儒之閔笑加以早膺驅策備歷艱劬積憂日耗於精神竒疾潛生於臟腑比雖自力寢覺難支故於前後之封章備著悃誠之激切方期再懇必復上言伏望皇帝陛下深惟萬務之繁特謹四鄰之選不曲全於舊物示公進於真賢令臣只守本官退安散郡名優治俗庶希黃霸之清風心切報君敢慕赤松之高蹈儻暫休於犬馬期再效於涓塵

災異待罪第一表

臣琦言伏以人主之操賞罰貴乎不私宰相之調
陰陽在乎無忒苟天時之作沴繫人事之不修當
責其誰是惟冢輔臣琦中謝伏念臣頃遭際會遂
冠臣鄰當堯舜之纂承乏臯陶之事業故聖心願
治日極於咨詢而撲學素空卒無所補助居常省
分屢已抗章雖引去之未容益自知其難處今此
仲秋之始忽興淫雨之災京邑之間日纔信宿室
居之壞十殆四三民胥嗷然駭無所止伏惟黃帝
陛下紹膺寶命勤究永圖言動之微亦無過舉政

刑之謹必憲先猷惟高穹之甚明宜嘉應之過格
茲咎安在其來有繇蓋臣充位無聞素餐已久衆
賢沈抑而不能彙進輿情鬱塞而不能上通旣汨
五行遂隳庶務豈可以頑然自若恬不知慙伏望
皇帝陛下稽合天心申明國典驗往誥雨暘之所
自法前朝災異之所行敷告大廷亟行顯黜使四
海之內皆知震曜之威則諸福之來是猶桴鼓之

答

第二表

臣琦言近以天雨之淫都城特甚乞從免黜以塞咎災蒙降批荅不允者竊以三公之理陰陽冢宰之主政治蓋今首相之任誠繫四方之瞻官匪其人變不易發臣琦中謝伏念臣素無他岐徒偶亨期因緣犬馬之勞忝冒鼎槐之冠推賢避路既未遂於愚衷竊位素餐固不容於天理而自皇帝陛下紹承統緒振聿紀綱思兼三王待旦之勤已至恭用五事承天之德無差何茲暴霆之來頗戾至和之應遇赦以懼煩引咎之過深責相之愚幸寘

刑而有舊願正燮調之失特申竄謫之科如此則風雨時而三階平自銷民疹股肱良而元首起坐見治功

第三表

臣琦言近以靈雨之災乞從罷免伏蒙聖慈再降批荅不允仍斷來章宰職不修當明於國憲君恩過厚尚損於韶音雖聖度之如天欲自容而無地臣琦中謝臣聞古者至治之世風雨節陰陽和百穀歲登萬物時遂蓋有德者進而無德者退有功

者上而無功者下人事既得天心自符應之善祥是若影響恭惟皇帝陛下協大橫之兆承累盛之基卽位以來勵精爲治臨朝親決有唐堯之聰明約已自修侔夏禹之勤儉然猶吏多弛職俗靡還醇得非黜典之公不先貴近故俾政綱之紊未振隳頽今大異之所來匪冢司而孰咎宜因此變遂正姦章縱寬斧鉞之誅必用竄投之法則人心自化坐移偷薄之風天監弗遠日見太平之象

乙巳冬乞罷相第一表

臣琦言伏以佐天子理陰陽外填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者宰相之事也位高責重爲時具瞻豈容非才得久其地今茲決去必覬俞恩雖獲重誅義不能已臣琦中謝伏念臣斷斷之技無殊衆人際會先朝遂塵冢席雖夙夜自竭期有以報不次之遇而智局淺陋卒無云補伏遇皇帝陛下紹隆聖緒力思致平臣復不能恢宣遠圖上助新政徒尸厚祿日積愧慙故自去歲以

來凡三剖血誠請還柄任章十數上未蒙賜可包
羞就職愈不遑安蓋以淫雨之災仍歲而發傷害
禾稼漂摧室廬都城之內墊溺殊甚連陰累月菽
遏大明塗巷之人指談時政此可謂能理陰陽乎
西戎驕僭爲亂萌孽時率醜類肆擾屬羌增備益
師上煩宵旰此可謂能填撫四夷乎環畿之郡民
罹歲荒餓殍流庸失職者衆賴天造垂惻賑給必
周而重困之餘遽難完復此可謂能親附百姓乎
滯固之識闇於任人不能廣擇群材共熙庶務使

賢者在下鬱而未伸此可謂卿大夫各得任其職
乎有一於此被黜爲宜而臣衆事不修咎將孰執
安得不自效無狀而恬然不退哉今幸郊禮休成
邊垂事簡臣不勝簡迫願罷首宰之職避賢者路
伏望皇帝陛下不牽私愛斷以大公俾臣外補小
邦得安愚分彙進良輔以興治功自然陰陽日和
衆沴不作四夷款服百姓乂安內外小大之職皆
暢然相飭競著成效此則宗社無疆之慶蒼生莫
大之福非特愚臣之幸也

第二表

臣琦言近上表乞罷首宰之職避賢者路伏蒙聖
慈特降批荅不允者臣聞以道事君不能者止大
臣之操也無德者退有功者上治世之法也若不
能而不止無德而不退則是不知大臣事君之道
而撓乎治世之法也故敢不避斧鉞再瀆宸聽臣
琦中謝伏惟皇帝陛下承四聖之緒興百年之業
宵衣旰食垂意萬務而臣任玷冢弼歲月久甚以
齷齪之守淺淺之見固無以光大新政而彈壓天

下乃陰陽失序戎羯弗馴百姓未康衆職不舉四
面之責畢叢於臣茲所以當食輟餐通夕不寐覆
載之內若無所容儻陛下未賜罪誅使之善去昇
以小郡與全始終此則天地含育之鴻造父母顧
復之大恩百殞臣身未能報塞

第三表

臣琦言此者荐傾血懇祈罷冢司伏蒙聖慈特降
批荅不允者承命震駭不知所處重瀆天聽繼之
死請臣琦中謝臣聞之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

渥凶孔子以謂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臣性椎而拙以道獨進先帝察其忠朴亟被顯擢兩塵樞府遂冠丞弼在臣圖報之志雖捐軀命而無所惜然而德不足以服衆智不足以慮遠力不足以勝任徒淹歲月莫建治功若非省分退身避賢者路不獨折足覆餗自貽形渥之凶其於國家爲害豈細也哉故自皇帝陛下臨御以來累上奏封願還相印始陛下以未終諒闇去匪其時次陛下以邊事方興未當求寵臣雖上

體聖意勉陪國論其如外涉要寵不誠之迹內懷空餐曠責之慙出入朝廷自無顏面况臣待罪首宰調燮無狀災異數見淫雨連月民用失職罔不愁歎今疆候無警禋禮慶成乃陛下采拔羣賢一新庶政以消天變之時也臣愚不勝愧栗伏望特舉兩漢災異之法而明黜之若以其攀附龍鳳依光日月塵污重任將踰十年夙夜憂勞故疾增劇昇以鄉郡稍從休息此則天地之造屈公議而全大恩臣非木石其心猶與養氣而粗完保衰而少強矍鑠奮身以當陛下急難之用庶效毫髮以酬至仁

丁未因中丞彈不赴文德殿常朝待罪

臣琦言伏以朝廷之立制當謹奉行事有從宜寢成因習果被憲臺之劾敢逃刑筆之誅臣琦中謝伏念臣久玷弼諧素慙椎鈍每俟延英之對動或

韓魏公集 卷之二十四 十一
踰時故趨宣政之班居常曠禮自罹彈擊交切兢
惶伏望皇帝陛下斷在至公徵其不恪特正慢官
之罪以清著位之聯

第二表

臣琦言近以久廢朝儀遂招臺劾雖拜章而引咎
顧充位以何顏臣琦中謝竊以舉按不避權豪憲
臣之風采刑罰弗私貴近治國之紀綱豈容非才
而得幸免伏望皇帝陛下主茲直道斷以大公早
議正於常科以聳聞於庶位

丁未夏乞罷相第一表

臣琦言天聽甚高尚應誠而必荅君仁至厚固無
欲之不從矧歷懇於先朝累避賢於冢任比申前
志幸惻聖衷臣琦中謝伏念臣起自孤生早丁盛
旦無左右片言之援居凝丞四輔之崇忠義可爲
自顧微軀之草芥是非難一何勝衆咻之波濤每
內惕於虛辱日坐須於仆踣自仁皇壽祐之未逮
英廟治平之間求解四五年凡奏數十上會國家
之多故蒙詔諭之弗俞終承賜可之言許俟及暮

而罷雖德音之未遠悵袖馭之難攀僥榮至茲負
愧殊甚伏遇皇帝陛下乾剛獨運離照大明四海
翹然聳聽惟新之治羣材森若欣爲不世之逢而
臣監拔非長設施滋惰天時數沴焉能知燮理之
方病力何堪日以見昏疲之狀恬然不退衆將謂
何伏望皇帝陛下施厚乾坤恩隆父母察危悞之
匪妄矜薄技之已殫聽罷宰司俾從州任形之將
敝儻粗獲於安休事有至難願再膺於驅策

第二表

臣琦言近上表乞罷相任伏蒙聖慈特降批荅不
允者比傾愚欵仰叩睿仁竊惟引去之當然自謂
開陳之已至尚稽可報彌不遑安臣琦中謝臣常
歷覽前編欽聞善戒知止足者蓋道家之重瞰高
明者亦神理之常故謙畏自持退則享安全之福
滿盈不懼進而招顛覆之災况臣本乏材謀濫魁
丞輔三朝遇主惟力報於聖知一紀備員固久妨
於賢路加以病襟滋耗宰職殊墮以撲厚矯時而

風俗愈媮以勤瘁勸功而官曹尚苟旣不能振紀綱之頽敝又無以增堂陛之高嚴徒日積於罪辜將不容於竄極茲所以懇還印綬免誤國家伏望皇帝陛下推太公以爲心監小慈而傷治不以舊人而牽愛必思新政之更張早霈德音許還柄任畀之一郡得遂養於衰殘其若再生第知歸於化育

第三表

臣琦言近兩上表乞罷相任伏蒙聖慈再降批荅

不允仍斷來章者陳力不能已荐傾於惘惘退人以禮猶過示於恩私雖詔諭之頻仍撥厓疲之忝冒不應可報未已哀祈臣琦中謝竊以累聖重熙百年長楸顧此治安之本誠資輔翼之良惟隆名素望者可以久居豈多病不才者所宜媿處故臣自叨冢任常揣孤誠雖有俾后堯舜之心而無躋民仁壽之策苟坐淹於歲月徒自取於竄誅所以屢叩先朝極陳愚款願解台衡之重再塵鄉郡之榮宸衷有示於矜從天下遽悲於過密幸遇皇帝

章劄公集 卷之二十四 十三
陛下纂隆丕祚恢闡大猷發號令而一新振紀綱而盡舉日月所照皆知聖明中外之心罔不勸喜比率土大寧之慶是老臣當退之時伏望皇帝陛下俯諒危悰曲成先訓特寢斷章之答亟推如請之恩命守本邦進登賢弼衰骸少息惟歸感於上仁直道自將誓愈堅於素節

丁未秋乞罷相第一表

臣琦言臣聞之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則

物之盈者天地鬼神皆不與之况其望實本輕材謀素寡竊位二府殆將踰紀祿厚品極寵非其人可謂盈之甚者也此而不退禍固隨之臣琦中謝伏念臣叨遇三朝濫都元宰以戇愚而待物自謂無欺於利欲以裁人焉能免過羣言稔積公議喧聞加以宿疹中戕繁機外擾疋疲之質寢以難支故自嘉祐末年以來累貢血誠求罷皆國家多故不能遂請伏自皇帝陛下嗣承統業躬親聽斷紀綱日振法度日修而臣多病不才略無云補備員

家任其久如此所以抗章屢瀆懇辭重柄而蒙頒
降手札委曲惇諭趣令就職殊未矜從忍媿強
顏至于今日茲者先帝山陵復土萬世以安於臣
子送往之心粗謂無恨若不於此時上還印綬以
避賢者則是冥然不知進退之臣朝廷容之何以
風勸天下伏望皇帝陛下念祖宗所付之重當昧
且圖治之始登用良弼共熙新政俾臣退補僻郡
以寧悴軀示明主之太公全老臣之素節內惟犬
馬之賤苟未填棄溝壑猶冀養完駑力再效分寸

臣見於公路至京以來聽候俞旨

第二表

臣琦言近上表乞解相任蒙聖慈差中使降賜批
荅不允者臣聞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若其功不足以暴當世名不足以服天下祿位盈
極不懼而退者豈非違天之道而自速其禍乎臣
之無狀太過於此義當再瀆罪亦何追臣琦中謝
竊惟自唐至於五代首宰之爲山陵使者事已求
罷類多得請昨者昭陵復土而先帝尚進藥劑故

臣不敢質之前例遽然引去逮先帝聖躬康復政
治日新臣前後章數十上懇祈避位先帝始雖不
允郊禮之後屢曾親被德音止俟暮年聽臣補外
方俯期而露奏俄稅駕之莫攀皇帝陛下纂紹云
初謹奉遺詔因山之事俾臣復當使任不容固辭
今幸衆力輸勤反虞成禮况臣充位殊久宰政不
修故疾嬰纏日難牽強上稽天道次察人言內量
非才遠按故事夙夜愧恐無一可留之理伏望皇
帝陛下俯回睿監深照危惊廣覆載生成之恩悉
孤愚進退之分許辭冢輔畀以小邦則多病之軀
少諧休息妨賢之咎免及竄誅

辭免使相第一表

臣琦言伏奉制命特授臣淮南節度使守司徒檢
校太師兼侍中判相州加功臣食邑食實封者冢
司備位屢陳懇去之宜故里班條重竊榮歸之幸
顧駢蕃之恩禮駭中外之聽聞愧弗敢當避期得

請臣琦中謝伏念臣忠雖自性戇不兼材久塵元
宰之崇益辱累朝之遇正塗是闕愚守難移責自
任於四來謗不虞於三至在幸攀鱗之際會終逃
積羽之湮淪加疾疹之內攻覺庭疲之日甚荐形
剡牘力愬妨賢果回天地之仁獲假麾符之守然
而敷五教而分治領於外者幾希建六纛以臨戎
兼爲相者殊重仍視帥臣之秩俾充鄉郡之行仰
君命之非常質人言而可畏伏望皇帝陛下謹守
成之法推懋賞之公謂失簪履者雖不忘求舊之

思而上印綬者豈可被無名之寵亟停異數免玷
大猷少寬忝冒之誅更誓塵消之報

第二表

臣琦言伏奉制命特受臣淮南節度使守司徒檢
校太師兼侍中判相州加功臣食邑食實封尋具
表辭避蒙降批荅不允者出守之恩顧衰疲之甚
幸非常之命徒震駭而莫當辭懇雖勤詔音未可
重茲干瀆必覲矜從臣琦中謝竊以三公之崇固
非人而不授五教所叙惟處內而是宜矧兼真相

韓魏公集 卷之二十四 十一
之榮外領元戎之重在昔臣隣之罷去無聞寵異
之及茲雖曰殊私豈容清議伏念臣孤忠少與推
直近愚自升拜於冢司倏再踰於閨歷有尊主庇
民之志而才不逮心負竊位素餐之機而久增其
媿屢殫誠請求解機繁終垂惻於上仁得爲藩於
故里不意曲加優遇駢錫徽章名器假人必累惟
新之政負乘致寇終傷卹舊之慈伏望皇帝陛下
開博照之明諒危悚之盡亟寢告廷之誤以章馭
貴之公病宰乞骸旣免肩塵之踰分勞臣任力皆

知勸賞之無私

謝除使相判相州表

臣琦言近奉制命特受臣淮南節度使守司徒檢
校太師兼侍中判相州加功臣食邑實封尋兩具
表辭免蒙降批荅不允仍斷來章者宰職墮功莫
副宵衣之治鄉邦得請重叨晝錦之行被恩典之
特優顧人言而甚愧臣琦中謝伏念臣早繇科第
遂玷寵榮不圖翰墨之進身自竭涓塵而報國備
員諫諍幾不免於竄投奮命疆垂實荐罹於艱阻

獨恃聖神之眷誰開援助之言仁宗皇帝知其守以孤忠謂可屬之大事慶曆之始已擢貳於樞機嘉祐之中乃進登於宰輔俄膺冢任益荷殊知當英廟之承祧逮聖人之嗣歷稠重遭會罄竭愚庸惟知社稷之安豈顧家宗之未然而萬微多務一紀妨賢爲國持平敢自私於輕重裁人所欲固難免於愛憎加疾疹之嬰纏苦形神之耗弊勉訖因山之禮懇陳上印之宜伏蒙皇帝陛下念犬馬之力易衰擴日月之明爲照不罪再三之請亟垂開可之音進秩地官剖符粉社建高牙之重旣疏淮海之封增故里之光仍襲貂蟬之舊叨塵之甚今古疇借敢不思盡瘁於寢興泯寘懷於內外在邊在庭之責惟驅策以當前益堅益壯之心至糜捐而後已

免冊命表

臣琦言伏奉制命特授臣淮南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令所司備禮冊命者地官之拜已過冒於寵私冊命之殊愧重煩於優禮臣琦中謝

車委公集 卷之二十三
伏念臣素惟無狀久玷冢司茲懇避於繁機得出
臨於本郡三公進秩方深假噐之機萬乘居尊敢
屈臨軒之禮伏望皇帝陛下念國容之良重顧邦
典之非常申飭攸司亟停異數庶少安於夙夜惟
知荷於衿全

謝賜宅表

臣琦言伏蒙聖慈特賜臣所任官宅一區累具奏
免奉聖旨不許辭避者補郡以行旣極榮歸之寵
僦居之久又叨卽賜之恩眷遇過優省循難處臣

琦中謝惟昔馭臣之法無先懋賞之方其疇不私
所予甚謹若甲第之爲貺必大功而後宜而臣自
玷冢司訖無他效屢貢避賢之請方蒙從欲之仁
獲守本邦何啻昔人之夸耀所膺異數絕非當世
之擬倫已增積於厚顏復就頒於美宅稠重感幸
夙夕震兢敢不加治藩垣 情王室居無勢奪人
知上賜以常存身靡家爲日愧忠言而自激

永興軍謝上表

臣琦言奉勅差判永興軍府充陝府西路經略安撫使兵馬都總管已於今月十一日上訖避賢而罷方獲典於鄉邦改帥以行復設膺於聖寄易晝錦還家之樂爲夕冰將命之憂雖已見於吏民懼不勝其責任臣琦中謝竊以自陝而右惟雍處中昔日用兵嘗并制於諸路平時無事遂分總於中權然而勢不相維事難克協或左有防虞而右弗思於援助或彼專嚴戢而此姑尚於因循致邊備之寢墮實議臣之同病欲正元戎之法式欽睿算

之精恭惟皇帝陛下稟大舜之聰明邁成湯之勇智謂堂上之兵必勝猶責任人而闔外之制不專胡能治衆俾悉歸於節度當謹擇於材雄而臣久冒冢司積成衰疹造懇章之屢瀆得本郡以榮歸不圖乘障之臣驟有邀功之舉一開邊隙上軫軒朝命更領於麾符敢幸安於棗梓慨然就道遽爾之藩心目所經頗諳詳於舊事精神之用已耗竭於當年茲惟仗國威靈挺身忠義導天聲之震怒宣上德之寬仁外以圖疆場之亟寧內以務編齊

之無擾關中按堵苟粗底於小康鄴下養痾願祇
還於故守荷諭言之無戲期病質之少休臣無任
戊申相州謝上表

臣某言近奉勅差判相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十
二日到任上訖殄寇無謀積勞生疹恩還鄉守衣
繡免譏於夜行詔觀天闈錫馬屢膺於晝接遽辭
軒陛卽見吏民顧忝幸以誠多撫孤孱而自惕臣
某中謝竊以鄴都之舊壤素爲河朔之近封民風
甚淳郡務亦簡兵粗明於紀律地不居於要衝他

人得之尚衆稱於美任愚臣叨此蓋籍隸於本邦
况臣至和之中大鹵爲帥以沉痾而露奏遂故里
以分符比旌纛之再歸正星霜之一紀過家上冢
寵荐極於存亡垂組夸鄉事更光於今昔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仁侔覆載德紹祖宗深憐累牘之告
哀乃命懷章而均逸帝宸賜見俯矜憔悴之容北
道之藩不奪便安之請臣謹當奉行寬詔留養殘
骸訪身之醫而念國之醫治已之病而及民之病
膏肓可愈苟無二子之爲妖忠孝所存惟誓一門

韓魏公集
卷之二十五
之圖報

韓魏公集卷之二十五

宋韓琦稚圭著

明康丕揚士遇校

表

判大名府三年乞閑郡第一表

臣琦言竊以驥老而責千里固何益於馳驅鼯技
之有五能已自殫於短拙輒披誠而取喻覲恤隱
以推慈臣琦中謝伏念臣素乏材謀粗持忠朴惟
幸三朝之際會寢叨極品之光榮自移守於鄴都

適三周於歲律事既劇而心雖欲勉病所困而力不能堪今復風入四支日加孿痛氣留兩脇內極攻戕蓋臣享厚祿而不知踰涯故天與沉痾而俾以自省思苟逃於凶折當上叩於聰仁伏望皇帝陛下隆天覆之恩念雲從之舊矜其久疾貸以餘生許辭將相之重權就易麾符於僻郡高明少揮免深鬼瞰之憂鍾漏向殘猶有夜行之媿

第二表

臣琦言近以久疾乞辭將相重權就移僻郡

聖慈特賜詔書不允者臣誠已至本深知分以勞君聽未回尚惜推恩而賜可荐敷危悃決俟俞音臣琦中謝伏念臣四紀逢亨三朝竊寵良自無功而厚祿遂罹多病以久衰一辭東府之鈞衡再領北門之筦鑰莫非強勉以濟劇煩心雖云勞力有不逮然猶徘徊歲月偃息朝昏庶幾小康翻覺筋骸之愈憊若曰微效訖無毫髮之足稱雖恃聖仁實虞陰譴苟尚留於要地將不保於餘生伏望皇帝陛下特軫孤臣曲全舊物許罷貂蟬之秩并

收旄鉞之權簡靜小邦俾獲親於醫藥支離瘁質
或未至於膏盲願垂從欲之慈敢忘糜軀之報

第三表

臣琦言伏蒙聖慈以臣上表乞早俞前請就移邢
相一郡特賜詔書不允者疾雖自力蓋當止於不
能聽未及卑尚莫從其所欲懼卽填於溝壑敢再
犯於雷霆臣琦中謝伏念臣生對盛期早塵顯服
惟慮國家之難報豈知才智之易殫逮處近司寢

罹多病向辭上宰本圖勞逸之稍均暨尹別京翻
困劇煩之滋甚矧流年之三易當疾疹之久攻庶
務糾紛一身勉強生有涯而足愴神太用以幾亡
若將相之榮苟坐恬於尸素則寒暑之沴將遽及
於膏盲伏望皇帝陛下感動至仁矜全舊物回聖
后燭幽之照察老臣知退之心許上戎旃免司留
鑰付之閑郡息肩俾遂於少休顧此餘生沒齒難
忘於再造

第四表

臣琦言近三上表願上戎旃免司留鑰付之閑郡
俾遂少休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罔功納節
以疾請麾三嘗自陳一切未許行恐餘生之莫保
敢千萬死以有聞臣琦中謝伏念臣中實枵然生
而釁甚寵榮欲報勇於遇事而輒爲筋力旣衰失
在知難而未止比挾將顛之質疊傾必至之誠厚
祿戒貪願止淮南之旄鉞小藩乞守免當河朔之
喉襟尚未矜從尤激危懼蓋殘軀不息漸歸溝壑
之爲隣空食寢深轉暴涓埃之無補伏望皇帝陛

下特回天聽俯徇物宜不遺螻蟻之微情各任鷦
鷯之常分有民人足以爲政畀支郡以養痾雖將
相許其辭隆絕公朝之假寵旣完素守仍息久勞
恩施難名報償何有

第五表

臣琦言近四上表以久疾不堪劇事到任已越三
年願納旄節就移邢相一郡伏蒙聖慈特降詔書
不允者病難任劇職合辭隆開可不時顛擠無日
危迫敢殫於血懇哀憐願軫於皇情臣琦中謝伏

念臣起自孤生初無遠業祿常過重寵榮最早於他人福不勝災疾疹遂纏於今日所以慙還將相之印力避兵民之權庶就閑州少舒瘁質私計已決愚誠不移雖委寄誤深不謂三年之已久而衰疲待報翻嗟一日之爲長矧是戎旃固非虛器無功以領於義未安使老臣兩失於寸心豈仁主曲全之本意伏望皇帝陛下特回天鑒俯遂物宜就更麾符許上旄節驅馳駑足免令濱死以未休治養殘骸或冀餘生之可保大恩難狀丹抱奚論

北京謝再任表

臣琦言昨蒙聖慈差降中使齎賜敕誥改授永興軍節度使判大名府再任尋累上章乞免換節制之命伏奉詔恩特允所乞仍別降敕再任者悃悞屢陳從欲許還於新節衰疲自力竭能勉撫於舊封委寄逾深顛擠是懼臣琦中謝伏念臣本緣一介之曲學歷被三朝之誤知自解宰鈞繼紆守紱早年遇事風霜不計於殘軀晚歲纏痾藥餌乃同於常膳比引揣躬之分數裁辭劇之章力勾閒州

少安病質而恩生望外事與願違俄更西雍之帥
旄尚付北門之留鑰所以極論去就仰黷聰明幸
寵利非事君之宜必冀寢加恩之命策疲駑雖老
臣可強敢不拜再任之休訖奉俞音兩諧愚懇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天冒盛德海涵器使庶工
愛偏舊物雖俊傑甚衆並試有爲之時而疋瘁之
餘惜投無用之地莫不勤宣條教兼拊兵民儻溝
壑之未填尚乾坤之可報

判大名府再任滿乞郡第一表

臣琦言臣聞陳力不善者止斯善省躬非位而居
曰貪誠爲竊祿顧衰骸之難強加職事之不修重
竭丹愚終期軫惻臣琦中謝伏念臣材資朽拙際
會休明十稔近司愧消塵之無補一身多病嗟蒲
柳之易衰向雖蒙均逸之恩尋荐易極煩之地惟
是北門之重正居中冀之衝使傳交馳河防日急
神識已昏而治紛拏之務筋力已憊而躬應接之
勞愈不自勝其誰見恤頃周三歲屢叩九闈願還
使節之榮復守鄉邦之舊螻蟻之誠斯至冕旒之

韓委公集 卷之二十五
聽莫回黽俛弗安疋疲孰訴今茲再任實滿四年
戰競而履水淵粗能免過疾痛而呼父母豈不知
憐伏望皇帝陛下念犬馬之珍日深閔桑榆之景
甚迫俯矜危懇特示至仁許旄印之並收就里閭
之差近俾更偏郡以養殘軀公幹之卧漳濱稍延
視息子牟之居海上敢忘朝廷斯惟洪造之曲成
雖盡餘生之曷報

第二表

臣琦言近上表以再任實滿四年多病不勝乞收

旄印就閭里之近改一偏郡以養衰殘伏蒙聖慈
特賜詔書不允者陳久疾以辭煩盖申前請錫溫
言而垂諭尚闕俞音輒恃至仁再傾危懇臣琦中
謝伏念臣智能甚短學術尤踈誤叨眷遇於三朝
徒守朴忠之一節自勉當於都會惟務罄於駑材
疹積于中實覺不支於往日事紛於外愈知難強
於殘年故前後累形於封章而誠悃未蒙於省察
况忝魏臺之寄四更堯曆之新一道之重而心不
爲不勞連任於此而時不爲不久質於常典率皆

受代而有期豈茲老臣獨使向隅而無訴伏望皇
帝陛下推父母之深愛開日月之至明垂閱負薪
之憂回照覆盆之下俾收使節退守偏州庶幾事
簡而責輕少安悴質苟得氣完而神覆可保餘生
未填溝壑之間敢忘乾坤之報

第三表

臣琦言近兩上表以再任滿久疾乞納旄節就移
近鄉一郡伏蒙聖慈特遣中使賚賜詔書不允者
屢引疾以訴天願均勞而易地難動蓋高之聽未

推從欲之仁罔避譴誅必期矜允臣琦中謝伏念
臣本無他技偶對聖時荷恩逾丘山之崇報國鮮
涓塵之效向解鈞衡之重欲蘇犬馬之疲素心忽
戾於初終重寄尋更於西北昔叨鄉郡優閑纔數
月之間今任別都荏苒已四年之久坐感歲時之
易失默傷齒髮之寢衰况一支近感於風孿顧積
日可憂於殘廢若使尚當於衝會必將遽及於膏
盲伏望皇帝陛下察此哀鳴出於至懇卹晚塗之
甚迫閔朽質之增羸未遺簪履之微特軫冕旒之

念趣收印鉞就假麾符多病不能願效汲生之治
故鄉歸老漸希踈傳之行儻得遂於餘生敢少忘
於再造

北京河決待罪表

臣琦言大河所次全魏居衝苟先備之不嚴固守
臣之當咎臣琦中謝伏念臣衰疲日甚寄任過優
雖駑力之強扶實病心之久耗惟茲經濟爰設巨
防於舊而無用之間失預作不虞之計一罹淫雨
遂致橫流矧此屬寮率皆盡瘁於耳目之難及素

倚收司在几按之所勤日常不暇悉由臣恬無遠
慮昏不過憂早圖營繕之方上軫宵旰之念伏望

皇帝陛下申明彛憲訓飭多方不徇一臣之私恩
而屈四海之公論特加竄絀以謝傷夷其本府通
判職官等從來實不閑預抹溢後來皆奔走救扞
備見夙夜用心乞並從寬貸臣獨甘重責

癸丑相州謝上表

臣琦言奉勅差判相州軍州事已於今日六日到
任上訖別都再滿難力勉於殘軀故里三臨見恩
殊於舊老已班條教徧曉吏民既知聖君博愛之
仁又慰前守復來之望臣琦中謝伏念臣孤忠少

與他技非長荷累朝含育之私玷上宰弼諧之父
向辭鈞軸冀息衰疲會西鄙之繹騷繼北方之震
溢復當憂責莫遂安休補鄉邦屢得於虛名領帥
任通踰於再閏矧是鄴京之重素推朔部之雄事
鞅掌以裝懷殊無少間病纏綿而仍歲寢以不支
及茲當代之期輒露乞憐之訴願上節旄之過寵
特更桑梓之近州始錫溫言諭河內所留之意卒
膺可詔有會稽如請之行臣嘗考載籍之名臣記
本朝之達宦凡得被典城之寄幾何借錦衣之榮

如臣稠重振古稀濶展先冢而松楸動色過里門
而老稚相歡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廣福無邊大明
必照顧蟲魚之細尚唯恐於傷生况簪履之恩固
不忘於軫舊乃厚曲成之造俾延將盡之年敢不
調養病襟激昂老節不以鄉閭而爲苟且之政不
以疾疹而幸尸素之安氣體遂完或可備國家之
用筋骸益瘁卽當求田里之歸斯犬馬之所存在
君親而何報

謝賜生日禮物表

臣琦言伏蒙聖慈云云者親生在旦方萃感於已
孤君賜維時遽拜嘉而至渥寵榮所集震厲無從
臣琦中謝伏念臣底滯天資迂疎特用特緣一介
之術業歷備三朝之弼謨罄竭短才猶坐兼於袞
鉞徘徊重祿未歸就於田廬左弧第謹於私庭中
詔忽傳於子舍衣頒內府馬錫天閑鞞葉有輝器
文加鏤生而維翰寔慙山甫之降神今也所蒙又
異桓榮之稽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愛深舊物禮
厚孤臣垂記始生猥加異數敢不益殫駑怯少荅

龍光庶逃不稱之訛仍謹且乘之戒上恩旣重臣
命愈輕

賀收復熙河等州表

臣琦言伏聞熙河路經略司奏修復河岷等州百
官稱賀者隴外數州聳天威而率順廷中百辟慶
廟筭之惟精凡在幅員畢同欣躍臣琦中謝伏惟
皇帝陛下雄材大略高出前王偉蹟閔休曼隆百
代雖內修於文德亦外闡於武功將帥得人闡國
蓋踰於百里臣隣歸美舉觴咸薦於萬年臣方守

郡章阻陪朝著聽膚公之來上知聖治之日新

謝放免勘劾相州差壯城兵士表

臣琦言本州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河北西路轉運司近奏劾相州違條差壯城兵士往諸處收買修造物色已差磁州通判李琮取勘並特放免者邠條紛冗難逃誤失之愆使部按繩當坐曠隳之責特荷聖明之燭隱遽從寬貸以推恩臣琦中謝伏念臣氣劣早衰心疲易耗自鄉閭之竊守嬰疾

苦以彌年力不堪煩果自貽於譴咎上猶加卹俄曲示於矜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度淵深至仁天覆謂求諸小過則動觸於常刑故眷及舊臣使衆知於優禮方願歸於吠畝敢少忘於國家

甲寅秋乞致仕第二表

臣琦言知足所以不辱道家之至言謝病豈必待年先儒之高論顧宿痾之寢劇嗟悴質以難支欲逃瞰室之災敢露乞骸之請臣琦中謝伏念臣性

資甚躉學術非長徒被眷於三朝悉叨蒙於上宰
力不勝任居懷覆餗之憂天責其盈常困負薪之
疾屢剡由衷之奏獲從補外之行荐持西北之要
權莫副朝廷之重寄向辭會府還守本邦垂組夸
鄉固多榮耀息陰止影少幸安休而臣積恙有年
良醫莫辨氣攻胷脇痛甚戈矛之所傷釁起膏肓
理非藥石之能近苟尚貪於厚祿必遙喪於餘生
伏望皇帝陛下特推天地之大恩俯念桑榆之末
景許上還於印綬俾退處於衡茅則臣得以釋去

吏榮保完神幹庶獲萬全之靈劑更施一溉之微
功在明畝以愛君敢忘忠國先犬馬而填壑是亦
甘心儻賜矜從仍乞只守本官致仕于冒旒宸

第二表

臣琦言近以衰老多病上表乞守本官致仕伏蒙
聖慈特差中使賚賜詔書不允者弗瘳之疾固日
極於疴疲將軍之年竊自憐於光景願辭隆於將
相得歸佚於林泉未賜恩俞再祈軫惻臣琦中謝

竊以不能者止斯爲量力之宜厥位惟危豈有苟安之理矧微生之寡祐感竒瘵以難名當血氣之未衰尚任攻治逮筋骸之益瘁莫可支持皆由臣曠責無慙冒榮不退天旣惡其盈蒲鬼亦瞰乎高明致茲陰譴以何迺獨特君仁而可訴伏望皇帝陛下曲矜舊老俯照孤誠念臣如禮休官止有二暮而甚近閔臣纏痼蒞事曾無一日之少安釋其絆羈遂彼芻菽許乞身於田里覬延命於朝昏漏盡而行免貽譏於識者日入而息庶同樂於耕民使獲全於始終惟永荷於仁聖

第三表

臣琦言近以衰老多病兩上表乞守本官致仕伏蒙聖慈特差中使齋賜詔書不允者竄漳之疾久已深根游岱之蒐日將去幹苟不嬰於職事得退伏於私居尚覬衰殘稍延視息仰俞恩而未下幸哀訴以終憐臣琦中謝竊以千載逢時適其志者古實難偶萬鍾受祿患其失者人之常情況臣丁全盛之期遇至仁之主爲郡處鄉閭之便忝官兼

將相之榮豈不欲憑藉龍光留連富貴忍自投於
閑寂甘取誚於昏愚蓋臣以疾苦支離力難勉強
據疾顛之位既居常而弗安指告勞之年又將及
而無幾歎唵嚙之漸迫陳悃悞以再殫痛甚而慈
親莫聞誠至而高穹必動伏望皇帝陛下擴天地
無垠之施閔冰炭不治之病貸此餘齡矜其末路
賜以安車之寵息茲駑駕之疲使朝廷有知止之
臣足光聖政顧魚鳥得遂生之樂免負慙顏

乙卯夏乞致仕第一表

臣琦言臣聞祿者所以食功無功則謂之虛受力
者以其堪事廢事則謂之空官深爲二者之譏其
實兼之已久責雖未至誠豈能安願乞垂年之骸
益隆善養之德臣琦中謝伏念臣資靈椎鈍術業
枵疎遭遇盛時徊翔近列誤荷三朝之注意未嘗
一事以辭難前迹具存大明洞照去歲以久嬰疾
恙日耗冲和意惰神昏肌銷骨立屢拜章而告老
庶得暇以營醫累錫詔音未容謝事湛恩淪髓積

韓委公集 卷之二十五
媿叢心嗟薄祜之所鍾困宿痾之愈劇雖牽強策
勵不克支在內之役而語默動靜未曾忘曠職之
憂滿盈之屯晨夕可待况臣叨臨本郡已越再期
欲宣力於要藩則支離而難強遂偷安於故里實
尸素以堪羞復去從心之年止餘周歲之近敢重
干於天扈期安退於田廬伏望皇帝陛下留聰明
睿智之神廣徧覆包涵之造俯察豚魚之懇垂矜
蒲柳之衰亟推從欲之仁俾遂歸休之請穀神閑
境儻沉痾之有瘳肉骨餘齡皆聖恩之所賜如允

所請只乞以本官致仕干冒宸嚴

第二表

臣琦言近上表陳乞致仕伏蒙聖慈特差入內內
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內東門司劉惟簡齎賜
詔書不允者衰年病久懇乞殘骸睿眷恩隆曲矜
舊物閔俞音而未下撫瘁質以何安再此冒聞終
期得請臣琦中謝竊以享萬鍾之祿者人情之所
戀被六極之疾者天譴之有來蓋祿過者戀之不
祥疾熾則來其示罰苟災生而不避將鬼得以加

誅而臣際會三朝周旋二府竊崇高之位而出臨
桑梓無尺寸之效以上報國家坐越再暮日嬰宿
疹里民爲之指笑鄉老相與訾譏謂臣筋力已疲
旣不可奮當繁劇鍾漏云迫又不能速丐安閑聆
羣議之交喧顧自容而無地於何逃責是必歸休
伏望皇帝陛下道廣照臨恩全終始閔老臣之無
狀得危瘵而弗瘳賜以餘齡遂其退節馳心黃屋
寧忘魏闕之思訪道赤松豈獨漢臣之幸

第三表

臣琦言近上表陳乞致仕伏蒙聖慈特差入內內
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內東門司梁從政齋賜
詔書不允及有殿直崔汝良押賜到制告勅牒各
一道蒙恩改授臣永興軍節度使令再任者老病
不任方露乞骸之請聖宸未諒俄蒙換節之留事
絕戾於本心日不知其自處力當避免卒覲哀憐
臣琦中謝竊以君之御臣進退不可差於禮臣之
守分去就不可失其宜故禮之差則非治國之大
經宜之失則爲終身之至辱伏念臣久尸重祿常

苦宿痾自叨任於安閑亦寢成於厄劣去歲以膏
盲作癘寒暑交攻不惟皮骨之僅存固已精神之
並耗屢旬歸休之適終沉賜可之音一鬱奚伸昏
冥愈甚此幸本邦之再歲輒申前懇而一言豈謂
誠不上通恩非所望特易帥旄之重俾仍鄉郡之
優雖陛下求舊之私在一時而孰擬而愚臣要君
之迹縱萬死以何明伏望皇帝陛下監務燭微道
先貴恕念辭榮而受寵理實難安矜積疹以垂年
許從謝去收其渙汗貸其餘齡使一介之守不虧

獲全終始則萬乘之仁至厚曷報生成臣無任

書忠獻魏王章表後

忠獻王相三朝蓋自仁宗末年請外未得而仁宗
并遐英廟踐阼爲山陵使事畢求去又不得後繼
有請英宗責以終喪最後許俟過郊禮禮畢又遇
大故神廟臨御永厚陵返虞力援故事求去其自
序曰自仁皇嘉祐之末迨英廟治平之間求解四
五年奏數十上固可考也自甲辰至丁未閱四年
奏又數十上乃得永興其釋相位可謂難矣而邊

事方擾委任蓋亦不輕比西方稍寧乞鄉便郡八
 請乃得相未幾移大名以病乞徐四請不允踰二
 年乞移邢相是欲為歸計矣四奏反加節再任再
 辭不聽乞納節再任又不聽滿三年又乞納節移
 邢相至奏七上蓋實年高抱病俞音終闕又暮年
 再乞乃得相甲寅之秋遂乞致仕時年已六十七
 奏章歷陳疾病必非飾詞四奏迄不遂請乙卯再
 請二狀尤極懇迫卒不見報其殆薨于郡矣夫難
 進易退畏遠權勢者固君子之所優為然君方賴
 我如手足民方望我若父兄治功日向於成則雖

視隆名重位如重牢桎梏夫亦安得遽去以遂其
 誠心哉王在仁宗英廟時蓋如此迨神考即位踰
 年總覽權綱其大有為之志固已可見抗章累數
 十竟釋相位無遺恨矣永興秉鉞猶分重寄至於
 典鑰北門雖曰內隆禮遇外鎮邊夷然時移事變
 揆王之心豈曰宜然守郡條而賦民政必有非所
 願為者而徘徊隱忍年與病侵竭誠控告始得鄉
 郡二年之間引病休致尤欲避貪榮戀祿之嫌見
 守道厲節之懿雖不克伸世孰得而議之然道德

韓魏公集 卷之二十六
之尊功業之盛上不得在朝廷以致君澤民下不
得安田里以遂志養病後之人撫其遺蹟得不重
嘆也哉昔東坡跋歐陽文忠公書曰士非進身之
難乞身之難是固名言然戒後生之汲汲可也二
傑名德冠絕於一時時不我捨亦不卒於大用王
誦文忠之言曰時方尚新奇而臣思守拙世方興
功利而臣欲循常亦其心也區區進退難易殆未
足以議其方云左朝議大夫徽猷閣待制提舉江
州太平觀程瑀書

韓魏公集卷之二十五終

韓魏公集卷之二十六

宋韓琦雅圭著

明康丕揚士遇校

狀

乞外任知州狀

右臣輒瀝危誠仰塵睿聽庶期恩允但積震營竊
念臣昨自丁憂服闋到闕在館供職及監左藏庫
復差充開封府推官住京通及四年有餘在府日
以家貧累重數曾進狀陳乞外任知州差遣事寢

不行後於去年十二月內蒙恩授三司度支判官
當日臣上荷慈渥未敢再申前請今來到省已及
半年有餘粗勵勤拙偶免隳曠重念臣本由衰緒
獲竊榮階聚族至多食貧斯久欲適庇宗之望再
希補郡之行伏望聖慈下軫單蹤特頒俞旨許於
舒宣二郡或泇流路分授一合入知州差遣稍賴
公田復霑優俸誓力求於衆瘼冀微補於盛猷干
犯宸嚴

辭免諫官第一狀

右臣近者輒瀝丹愚上干宸宁冀諧補郡得以庇
宗遽荷宸私俾從人欲尋奉勅差臣舒州軍州事
已朝辭訖見起發赴任今忽往閣門告報蒙恩授
臣右司諫令受告敕者被寵匪堪省躬增懼伏念
臣早承墜緒勉遵素業妄希寸祿本無他技伏遇
皇帝陛下首臨軒陛親策廉能誤中甲科亟塵優
仕進聯匠署出贊侯封逢辰之榮揣分誠過暨遭
憂去職除服還臺忝預直於書林復濫巾於朝著
嚮繇主藏移佐尹京僅越暮年易參計局魯無幹

甲少補鴻明徒以衰替之餘貧窶滋甚屢嘗劾奏願遂假麾幸沐俞恩實蘇悴族方違禁坐甫及行期豈謂過錄單蹤擢躋諫列矧茲言職務進忠規固當簡才是爲稱選而臣自叨引籍繼被使煩顧局事之微粗嘗修舉在朝政之大奚所發明此或冒居必干清議伏望皇帝陛下睿鑒遐燭天仁下濟特追成命俯矜前懇令臣止守舊官許赴舒州本任則循名責實諒無假器之言砥節首公永效捐軀之報其閤門所賜告敕臣未敢祇受

第二狀

右臣奉勅差知舒州軍州事尋已朝辭今准閤門告報蒙恩授臣右司諫令受告勅者臣度才難處引讓非僞尚稽俞音增惕孱軀竊念臣近以住京歷年居職無效族屬所累俸廩不支懇上奏函冀從州任皇帝陛下已回睿監俯遂勤請庇宗如願淪髓知榮不謂恩出非常任踰其量驟升諫列實駭人聞重念臣久預周行徒堅素節曾無謹論仰助熙辰罔詳政教之善經莫究朝廷之大體遽茲

韓魏公集 卷之二十六 三
冒寵孰曰當仁伏望皇帝陛下開照微之明謹失
德之舉追還渥命簡用真賢令臣止守舊官發赴
舒州本任儻或稍甄孤迹未允外遷卽乞許臣且
奉常參却候在京依例差遣如此則天仁從欲俾
知分以獲安臣節輸忠期轉壑而後已

代張若谷密學舉官自代狀

右臣伏覩右諫議大夫充集賢院學士任中師器
識淵通行能淳固奉諍臣之職式罄忠規陪書殿
之游素精儒業惟是列卿之亞實參司寇之崇宜

擇幹良以重名器願回誤及之寵擢茲當用之材
臣今舉充自代

授起居舍人舉官自代狀

右臣伏見右正言有集賢院吳育學富識精行醇
德茂陳三道之要早膺舉首之擢預七人之聯益
見匪躬之操惟左右置史之重有言動必書之法
須才而任在選宜艱內度已能誠知於不逮外稽
公議必謂於當仁願回誤恩以進良士臣今舉充
自代干冒旒宸

授知制誥舉官自代狀

右臣伏覩尚書刑部郎中直集賢院權同糾察在京刑獄王皞識略淹該執文宏贍懷鈇書殿素高約史之才典獄都畿甚著持平之譽儻進司於名命必振起於時風願回誤恩庶協公議臣今舉充自代干冒旒宸

代中書謝歲節御筵狀

右臣等伏蒙聖慈云者履歲元之序方納於春祺乘機務之閑俄頒於宴寵調飴局裨於宸化肆

筵姑預於朝歡此蓋幸遇皇帝陛下恭已凝圖協時布度庶官樂職群物遂生贊陽之令惟行湛露之恩遽及邇聯胥集頓光蓬華之居聖澤載滂益荷雲天之施唯誓傾輸之報仰酬臨照之私

代中書謝皇子降生詩獎諭狀

右臣等伏以靈辰既望爽律方中協皇嗣之誕彌示郊禊之吉應此迺宗祊錫羨高厚儲休流瑞福於庶邦衍基圖於萬世而臣等獲毗隆治親覩嘉祥形下俚之音式宣熙事冒中宸之覽徒媿菲才

韓魏公集 卷之二十六 五
豈謂天量包荒詔函加獎聖言溫麗日星之象交
輝臣節傾輸葵藿之心共盡

進皇子降生詩狀

右臣伏以佳月吉辰皇嗣降慶此蓋陛下寶慈降
儉仁育庶邦惠澤遠流天下蒙福故昊乾顯鑒宗
祐默助挺生聖子以示無窮之代幅員之間旣抃
且舞臣叨塵詞掖獲覩盛美輒忘愚陋著成五言
十二韻律詩一章以繼嘉頌之末

應詔舉王居白堪充選擢任使狀

右臣伏覩都官員外郎知漢州王居白清德懿行
外溫內方策名效官行越三紀處煩無滯其用舉
事必協於中分符遠邦衆謂沉抑幸遇朝廷選材
濟治詔及下臣願以名聞足備器使臣今保舉堪
充選擢繁難任使如擢用後犯正入已贓臣甘當
同罪

乾元節陳乞姪景淵恩澤狀

右臣親逢盛際獲預近班無似之才久叨寄任及
私之請尚覲恩榮適下誕聖之辰幸均延世之賞

東坡公集 卷之二十六 六
臣有親姪郊社齋郎景淵幼親師學粗稟義方當
鳴社之發祥思亢宗而竊祿自天之澤固浹物以
無垠許國之心在捐軀而曷報干冒旒宸

移帥陝西緣邊四路謝賜緡錢狀

右臣誤膺朝寄兼總帥權多壘未清茲爲辱命榮
名荐及能不媿心惟俟重誅敢圖蕃錫豈謂特回
睿眷載惻邊勤賜以上林之泉且示中權之寵無
功被賞誠取厚顏以死報君願殫常節

陳乞姪景先差遣狀

右臣輒傾危懇仰瀆慈宸方崇孝以治人冀推恩
而從欲伏念臣早失父母鞠於諸兄官薄家貧久
未遷塋近年於許州陽翟縣卜得塋地方圖義事
適值臣差充陝西經略副使臣遂奏乞兄塚磨勘
改官後除一京西汝州知縣差遣就便營塋後來
却得壽州安豐知縣臣方欲奏乞改差又值兄塚
身亡所有葬事至今無人幹集臣復任當邊寄不
敢自求私便今選得來年遷葬有親侄將作監主
簿簽署保靜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景先到任已及

成資欲望聖慈特許就移許州簽判或許州陽翟汝州梁縣知縣差遣一次寧神宅兆庶安人子之情效死疆垂少報君親之惠

明堂陳乞妻甥杜儀恩澤狀

右臣伏以錯事合官式昭能饗均禧率土咸被霈恩輒循保任之規仰瀆睿明之聽臣有妻甥進士杜儀幼而志學長以克家屬嚴配之展儀實上下之交福躬疆場之事雖莫奉於祭容念葭葦之親尚竊接於蔭格儻特從於人欲誓力報於君仁其

杜儀仍乞於文資內安排干冒宸嚴

中書進天章閣觀祖宗御集錫宴詩狀

右臣等伏蒙聖慈召赴天章寶文閣觀祖宗御集賜御飛白書群玉殿錫宴者二帝在天多文垂世並河洛圖書之奧極天人精稜之微皇帝陛下祗若先猷祕于內閣思崇寶訓親發瑤函爰命邇臣獲窺聖作從容便坐揮發宸毫咸有恩頒又參宴集實睿聖非常之寵爲臣隣莫大之榮謹各賦成拙詩一首繕寫進呈浼瀆天聰

韓魏公集 卷之二十一
中書進仁宗皇帝挽詞狀

右臣等伏以大行皇帝奄棄萬國內外臣妾號慟殞絕無有生意况臣等待罪二府始終榮遇皆願從死於昭陵之下而不可得然欲宣盛德述至仁寄其悲慕之懷以傳著于無窮惟是蒿里之歌薤露之唱可布寫其一二臣等恐泣抽思各撰成大行皇帝挽詞三首繕寫上進臣等無任哀摧感咽之至

中書進英宗皇帝挽詞狀

右臣等伏以大行皇帝方圖至治奄棄群臣四海悲摧殆絕生理而臣等備位二府聖眷特殊雖百殞其身固不能報恩遇之萬一今諏辰云吉遷坐有期臣等啜泣悼心各著成挽詞三首願假執紼者以發揚其攀號痛慕之情

上永昭陵名狀

兆域之圖按禮經而伊始因山之故秦大訓以惟嚴宜立嘉名上符至德大行皇帝仁無不浹道極莫稱開壽域以躋民咸歸聖治建善經而長世坐

致時雍豈徒超越於百里固以光輝於萬世大行
皇帝陵謹請以永昭爲名

上永厚陵名狀

因山而葬將循堯舜之宏規就水爲名復舉漢文
之故事詢于鄙陋曷足形容伏以大行皇帝以上
主之資繼景炎之祚聖心欲治方圖庶事之康天
意難忱不降萬年之福此方中之始竊宜復土而
有稱夫惟盛德之無前固與方輿而同厚大行皇
帝陵謹請以永厚爲名

辭免三司使

臣今月三日殿直杜慥至伏蒙聖慈賜臣詔書一
道令臣交割職分公事與以次官員訖發來赴闕
臣自違去闕廷歲且一紀忽膺節召獲覩天光在
於臣子之心固不勝其喜幸然切聞道路之說謂

朝廷將委臣以主計之任緣臣向自并門感疾不堪劇事得爲鄉郡實出異恩到任方及一年故氣居常發作百端攻治終不痊除臣方欲懇上奏封願還旄節冀諧滿任以保餘生豈謂朝廷更不體量驟加進用臣粗識忠義素不辭難其如疾病在身自度不能牽強臣若弗虞顛踣苟冒寵榮將來致誤國家臣則死有餘責况臣久叨師任徧歷三垂在兵旅之間頗知一二於錢穀之事實不諳詳伏望睿仁鑒此誠悃別選曉財利有心畫近臣使

主大計許臣只授前官禮部侍郎終此一任庶茲衰劣得遂安全誓竭愚忠以報洪造臣見交割職分公事未敢起發且在本州聽候朝命

辭免樞密使

臣近者被召主計辭不獲請臣尋離相州赴闕次而聞恩制再下擢領機繁臣以陛下勤政答天之際宜選當世才傑左右聖治臣疾病愚短實不可當此重任已瀝懇附遞陳讓未奉朝旨伏望聖慈念臣衰劣知分早降指揮追寢新命只令臣二司

供職臣雖於財利素未諳曉若以忠勤自勵亦冀少充國用臣候到韋城縣以來未敢前去別聽朝命

第二

臣近奉詔赴闕而聞朝廷除臣充三司使臣向日大疾之後精力未復輒敢陳奏辭避續奉朝旨催促臣卽時治行上道又聞降制擢臣爲樞密使緣三司唯治錢穀臣尚恐衰劣隳敗有誤國計今宥密之地天下兵制無不總領邊防處置動繫安危

當此之時陛下宜選不世出之才以協中外之壘如臣識慮素短又身有宿疹質不可玷冒恩寵已兩次具述誠懇上瀆聖聽乞早賜追寢新命只令臣於三司供職臣雖疲瘵若朝廷責以歲月之效亦望稍給經費未奉俞旨臣夙夜省度誠知大祀俯逼君召不卽奔赴合抵嚴誅然臣本以量力知分求免重任非有抗慢飾詐之心若朝廷以此罪之臣雖就戮實無愧恨臣見到韋城縣必俟可奏方敢前去伏望特回聖意

第三

臣近被召赴闕而聞朝廷委以主計之任臣以宿疹未復懼不克堪尋懇奏辭避續降奉聖旨令依前降詔書疾速發來赴闕臣不敢再瀆天聽方治行在道又聞朝廷擢備樞輔念臣才局素短加之疾病衰耗掌三司錢穀之事尚恐不職有誤國家何況本兵之地事有萬微當水爲大災陛下側身思政訪求讜言之際宜得非常之才使與丞弼之臣交相補助以圖治安臣之愚孱豈能副陛下寵

用之意伏望聖慈深惟名器之重不可輕有付與別選賢傑總幹機務令臣只依前命於三司供職臣當勉勵疲拙以濟經用所貴公議爲允臣誠粗寧臣未敢卽入都門見且在路聽候朝旨

甲辰冬乞罷相

臣今已三上表乞罷相任其所叙述皆出血誠非是粗厭人言苟爲禮數以虛瀆于聖聽直以充位二府通及九年不惟有妨賢傑升進之路兼臣體有宿疾中書萬務所會臣雖夙夜勉強而近日以

來頓覺衰劇若不稍遂休息非久必成沉痾陛下推仁廣愛諒及哀憐欲望聖慈早俞所請許知相州旣殘軀得遂保養又先塋不失治完天地大恩盡死難報

第二

臣近以三上表乞罷相任出補外藩繼蒙批荅未賜俞允令斷來章者伏念臣自叨上相及此累年任重才微心力殫耗日懼顛覆不能副中外之望貽聖哲之憂况臣周旋省循頗甚詳熟雖知明時

可戀厚眷難逢盖以識慮已竭不可得而加筋力已疲不可得而強方今睿明躬政賢俊滿朝於臣當去之分足免餘責是以願從外補庶獲安全重念人臣之事君其進退用捨惟上之所令此於義之常不容以私而自便也及遭時遇上照其至誠愛之如父母容之如天地乃可以述其志而有請于上當用而用欲止而止今陛下愛臣容臣之德雖天地父母無以過也是敢昧死陳乞伏望聖慈深察哀而許之臣以方在病告不獲一對清光面

陳惴惴及有旨斷章更不敢上表

第三

臣累上章求退日俟俞旨今月十八日蒙降中使宣諭令赴中書供職者臣竊揆聖意必以臣歷事先朝輔翼陛下憐其舊物未欲遽捐此雖陛下眷待至深而於臣之分誠未爲得何者宰相之任佐陛下統理天下繫一代治亂處非其人則取輕四夷貽笑千古寵祿之過只爲災殃凡愛臣之道莫若安之全之使不至於敗覆而已今陛下任臣於

輔相之首而歲月久甚弗與之去豈安全之道哉此所謂愛之適所以害之者也兼臣體嬰宿疹身當重責憂思之過有加無瘳伏遇陛下躬親聽斷以來凡所處置皆非臣下愚慮所及天下聞風日欽明聖此乃宗廟垂慶朝廷無事之時臣固願暫解劇煩少休于外譬之駕馬平居代勞猶能勉強不幸力憊而生疾則當釋去銜勒須其可用若尚以鞭箠臨之責其遠到則立見乎不克勝而斃矣陛下馭臣之道必不忍其如此今陛下若矜臣勞

舊賜以安全暫使臣出守鄉邦得遂休養俾駑馬
之賤年歲之間氣完而力復陛下再有驅策庶幾
奮然自效稍備十駕之用若坐觀其負重力殫不
勝任而死此衆人所嗟陛下豈無意而憐之哉伏
望聖慈哀察早如所請

第四

臣已三上表章三具劄子陳乞免罷臣誠雖罄天
聽未回須至重瀝血懇上千聖聽臣竊謂陛下留
臣之意有二而愚臣自謂當去之道有五臣所謂

陛下留臣而弗許者不過以臣齷齪自謹頗歷事
任謂尚可以驅策之或則以臣先朝所用譬之舊
物不忍便令罷去此乃陛下愛臣之私也臣所以
自謂當去者蓋本朝以來祖宗所任上相山陵事
畢卽多從罷退考諸國史固有典常向者永昭訖
役臣以陛下尚猶服藥未敢援例求去比者聖躬
康復親總萬務此臣之一宜去也况自陛下獨斷
以來裁決庶政動中規矩天下翕然欣戴中外和
肅雖西邊近有小警乃狂童跳梁於疆界之外未

韓魏公集 卷之二十一
足爲患則臣非避多事而求免此臣之二宜去也
凡執事之臣所以輸忠孝罄才力以補朝廷之闕
雖臣道之所宜然亦謂陛下持任人之法于上蘊
知人之明于中翼卜殊知以伸所用而臣智慮已
竭久當要任菽塞後來升進之路罪不容戮此臣
之三宜去也臣以憂勞所積久成疾疹疲繭之幹
寢難支持委之事機必悞國計此臣之四宜去也
陛下以天地之量知臣闕失眷待愚臣有異於衆
當此重柄日覺不任一貽人言都喪前效此臣之

五宜去也臣之所陳較然易見冢弼之任不敢復
當伏望聖慈早賜許臣外補除一鄉郡稍令休息
異時氣體復完有邊鄙重難任使臣願盡駑力又
安敢辭

第五

臣近三上表及累具劄子乞罷相任出守外藩伏
蒙聖慈前賜批荅令斷來章今又疊降詔旨不允
所奏天眷隆厚固非愚陋之所克堪欲報大恩未
知死所然臣前後所述當去之理已是罄竭誠懇

車劄公集 卷之二十一
若一一又復批叙恐煩聖聽臣今再陳大略者直以備位二府通及九年自叨首宰之任又踰三歲去年春初已曾上章乞退便私值先帝服藥奄至上僊陛下嗣承大統未敢再入文字遷延至此況前來呂端馮拯乃真宗仁宗卽位之初首相也踰年之後以疾求罷皆得如請蓋是恩恤舊臣以均勞逸次則躬政之始務進賢傑以示至公之道臣之所乞已是過時况陛下聖斷日新中外安恬臣旣才識踈謬而又體嬰宿疾若恬然在位不思引

去乃是不知進退之人日對清光豈不羞愧外見百辟何施面顏故懇懇上封聖意終未開允夙夜震惕一身若無所容伏望天地之造早賜矜許以安愚者之分

乙巳乞罷相

臣今已三上表干瀆天聽乞罷相任出守外藩蓋臣去年冬初求退之時曾承面諭許過仁宗皇帝大祥再上文字伏望聖慈更不降斷章批荅便賜俞旨則臣免天下公議有妨賢竊位之責又病軀

衰劣獲休養之便此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臣雖百
殞何以上報

乙巳冬乞罷相

臣此者三陳奏牘求罷政柄累蒙詔示未諒血懇
陛下待臣之厚可謂非常而臣省分之深誠難自
已蓋臣自歷右府及忝相任區區無取忽已十年
以衰病之身又當天下之責智慮素短聰明不強
憂勞攻于中形骸救于外黽勉積日愈爲物議所
輕故在先朝已嘗求退值陛下膺顧命承大統當

朝廷多故之際遂不敢輒有陳露遷延直至去年
初冬陛下躬親萬務睿斷日新方敢重瀆天聽時
陛下以尚在諒闇責臣去不是時及仁廟終祥孝
嚴奉安禮畢臣乃敢再申前志會羗人萌孽陛下
則又以邊事責臣謂未當去臣上體聖意不敢力
辭至於包羞負愧勉還本職因得面叩乞賜許去
之期陛下哀憐則有過南郊之諭臣雖夙夜牽強
終是疲繭寢覺不能支持今幸禋祀慶成邊垂無
事二府所任皆一時賢傑之臣臣故於此時決期

聖造一推從欲之恩願再守鄉邦休息殘年調治宿瘵使犬馬之軀稍遂完復異時再當驅策庶盡死節伏望聖慈早賜矜允

第二

臣近三上表一具劄子乞罷相任伏蒙聖慈特差中使宣召臣今日入對又已面罄誠懇更不敢委曲陳叙陛下既悉臣之賤言何惜一賜可詔使臣出補小邦稍遂休息以全陛下天地父母之大恩臣見伏私第聽命必期得請若未降俞旨須至累

累煩瀆聖聽雖獲竄跡義無所逃

第三

臣伏以王者執大信以示下則號令無敢不從人臣任至誠而事上則進退必當其分臣待罪首宰內省無狀故自去年冬初累表求退始陛下未賜開允次乃許臣過仁廟大祥再上文字及今夏復干聖聽陛下則以西事爲慮不容力辭臣不得已遂敢再叩許去之期承陛下而諭候過南郊相度今郊禮既成矣邊事既息矣臣區區二府將踰十

年可謂妨賢竊位之久矣大水爲沴元元失業臣職在調燮可以順天戒而行罰矣臣加有胸脇之疾乘衰增劇萬務之重實難牽勉故今者昧死拜章決期引去陛下忘前所諭旨屢降詔示尚無可奏之意則是大信可以輕失而凡所號令下安適從哉臣旣陳可去之理明白如此陛下留之遂不知耻愧復還重任則是不能以至誠感動聖念自乖進退之分君臣之間其失兩不細也臣固願聖念不以臣賤言可忽早俞所請庶天下知陛下號

令必信而左右有實知止足之臣則紀綱豈得不振而風俗豈得不勸哉臣無任懇激俟命之至

第四

臣此者屢干聖聽求解柄任其所陳可去之理意已殫竭唯陛下深察誠懇與保全愛惜臣之名節且令出補鄉郡調養宿痾不然則臣至此凡三乞罷去矣若每次累上表劄至於十數陛下堅不從允則遂懷慙恐耻黽復位不惟百辟四方視臣舉措如此大爲嗤笑下至三尺童子必皆以爲妄

韓魏公集 卷之二十六
二五
僞可鄙也則臣將何面目當魁柄而輔聖治哉臣
今寧以違忤聖情得罪受一時之戮誠不願爲百
辟四方下至三尺童子之所嗤笑鄙薄以貽不泯
之辱也伏望聖慈哀憐早賜俞旨則臣終身幸甚

第五

臣此者以竊位之久自處不安疊上封章求去重
任伏蒙陛下天地之度不以累于聖聽便賜重戮
昨日又獲面對細具誠懇披陳陛下垂察愚言漸
有開可之意許於內中再加審慮此乃睿明矜照

使全進退之分不勝幸甚臣今乞只守本官出知
相州旣獲修治先塋又得保養宿疾異日陛下別
有軀策臣不以內外之任期于效死以報大恩

丁未春辭免司空兼侍中

臣今覩閣門宣制伏蒙聖慈特授臣司空兼侍中
聞命震駭不知所處竊念臣塵玷二府始將一紀
妨賢之久日以盈滿爲懼故比年以來屢請退罷
先皇帝矜其懇切嘗諭以去之期方俟少間再有
披露伏遇陛下龍飛天位澤被群工臣昨日進擬

之間已曾面奏歐陽修以降並遷一秩若宣召學士草制乞如此例寵典或遇必須煩瀆聖聰今乃以司空侍中二官併以授臣緣此極高之品自本朝以來罕曾兼拜不同門下中書侍郎可以并除臣既與邇臣推恩特殊則是行賞不一况陛下聽斷之始當以至公示於天下獨私首宰則必喧沸公議而損辱新政愚臣之罪固不容誅早來又以面剖肝膈皆非矯妄其所降恩命臣不敢祇受並乞追寢欲望天聰垂察許於二官之內止受一重

兼前來甚有貼麻改換體例又臣先臣已贈魏國公臣亦願仍舊封以爲嗣襲之光儻諒血誠誓堅忠報

第二

臣昨日以覃命宣制而臣特授司空侍中恩出非常駭然不知所措之地盖以三公之崇與珥貂之貴二者品秩殊重自國朝以來罕曾兼拜故即時面奏不可當之理退又具劄子敷陳固不敢盡冀追寢新命只乞於二官之內許授一重今蒙差降

中使曲賜御札封還所上劄子令卽祇當辭不可
再者聖語丁寧雖欲示以殊禮愚臣內省於義誠
有不安緣臣自右僕射改司空已是超轉更兼侍
中卽從來無有此例又歐陽修以降並各遷秩一
等而臣獨進三官輕重不均胡顏自處况陛下臨
御之始而臣猥當首宰之任不能愛惜國體自知
涯分叨榮冒寵爲天下之所鄙笑則恐大累初政
無以厭伏衆心此事所繫不輕非是矯爲辭免兼
上所乞只封魏國蓋欲承先臣之舊爲人子之榮

伏望聖慈深察早降俞旨下學士院貼麻施行如
此則上不玷於大公下免貽於清議犬馬之報惟
誓殫竭

第三

臣近以覃恩拜命內省未安尋且愚懇上陳迄今
未賜俞旨早來蒙宣示張方平劄子伏讀之際益
用惕然若不再瀆聖聰實恐未能周悉蓋方平之
說乃是學士院一而援據卽不見得中書始以先
帝登極恩例進呈歐陽修以下並當進秩一等尋

奉詔旨施行臣繼會面奏若宜召學士草制臣與
魯公亮等亦乞依此除授寵典或過必不敢當次
日制下蒙授臣司空兼侍中推恩既異安敢默默
况仁宗卽位之初丁謂自司空拜司徒兼侍中馮
拯自左僕射拜司空兼侍中曹利用自右僕射拜
左僕射兼侍中參知政事任中正等各遷二官則
是中書此來進擬本循嘉祐之例而學士院降制
乃是乾興之比所以輕重不一義難祗受兼臣與
魯公亮恩命自亦不同公亮則止是平遷較臣則
獨爲超拜若謂王旦呂夷簡皆自右僕射進拜司
空則並仍兼門下侍郎不魯更加侍中且今來慶
澤周被豈當有不均之理非如王旦等前例自是
特恩優轉此臣所以揣分知過焉敢矯爲避免欲
望聖慈深垂矜照特依前請下學士院貼麻改正
其所進封亦乞只用舊國如此則稍寬愚相之責
不累初政之明

丁未 乞罷相

臣近以先帝山陵事畢回次鞏縣卽付遞上表乞

解相任至京伏蒙聖慈差降中使賜以批荅不允
尋再具表赴通進司投下本司稱有聖旨不許收
接此陛下眷臣之意可謂厚矣然臣待罪二府于
茲一紀徒任孤直殊無經濟之略而復冒脇有疾
積成衰痼萬微之務非病力之所克堪又自有唐
至于五代首相之爲山陵使者事已求罷例皆得
請昨仁宗皇帝昭陵復土而先帝尚進藥劑其時
臣上體國家不敢援此故事遽然引去今先帝已
安陵域祔廟禮成乃陛下發明新政以恢大祖宗

先烈之盛固當升進賢傑共熙聖治而臣二府一
紀祿位盈極自近朝以來凡任首相未有如臣歲
月之久者妨賢之甚夙夕不能自安此臣當去之
一也中書事無不總文字繁委而臣故疾嬰纏日
難牽強此臣當去之二也宰政不舉謗議日興事
業不著于時問望益衰于前此臣當去之三也前
世爲山陵使者事訖而罷載籍具存今臣兩爲山
陵使若恬然不能避位則是爲輔臣而不知典故
何以勝天下之責此臣當去之四也臣負此四當

韓委公集 卷之二十六
去自知甚明而陛下欲以私恩留臣顧中外公議
且謂臣何伏惟陛下聰明睿知海內方瞻仰盛德
不可私一不才老病之臣致犯公議而失海內之
望臣所以不避鈇鉞昧萬死固請一郡少安愚者
之分且使病軀稍諧休息則陛下天地之造何以
爲報臣無任祈恩俟命激切之至

第二

臣近上表乞解相任蒙降批荅不允今月十三日
已再具劄子面奏其所叙當去之理不一事皆明

白可信非妄言也必謂陛下哀而憐之亟如所請
今乃再煩詔諭殊未開納臣竊揣陛下之意不過
以臣歷相三朝攀附二聖謂雖衰病不職不可令
其遽去此陛下以爲待臣之意厚臣愚反以爲薄
也臣請申其前說且臣備位二府行越一紀妨賢
之久未有如臣之甚者而不去身嬰宿疹日甚一
日萬務之重不可支持而不去宰職隳曠謗議叢
起人情皆欲其去而不去昔之爲山陵使者事已
卽罷而臣兩爲山陵使而不去而陛下特欲矜其

舊物以留之則臣有此行不去之大責仰而慙俯而愧何施面目於廟堂之上哉若俟其職事愈廢病益不支議者交章而肆攻然後免而逐之得不傷陛下所厚之恩此臣所以爲薄也今陛下左右輔弼之臣皆一時名世之賢侍從清近之官皆一時可用之臣當先帝祔廟禮成之後直升擢彙進使交修衆職以悅服於天下使無狀老臣補郡於外以寧病軀全陛下御臣終始之禮保愚臣守道平生之節則陛下之恩至厚也至重也雖天地父母

之道不能過矣伏望深照茲懇早降俞命若陛下不賜可詔則臣瀆犯聖聽決於不已臣無任祈天俟命待罪激切之至

第三

臣近上表乞解相任蒙批荅不允今月十四日再具劄子面奏其所叙當去之理不一事皆明白不敢妄陛下哀其誠實遂有開許之意臣退而俟命必謂俞旨旦夕而下乃煩再遣中使賜以手詔訓勉加厚未容解去非如前陛下所賜德音旣駭且

疑夙夕不能自處伏惟陛下德業日隆方以至仁
至信以御天下既哀臣前請盡出誠實已而有垂
可之諭則望敦仁示信深軫衰舊早收相綬俾其
只守本官外補一郡覆載亭育不過厚恩終始保
全皆由聖造臣今更不敢赴中書卽歸私第聽候
朝旨臣無任祈天俟報激切之至

第四

臣近上表及累具劄子乞早罷免歸伏私第旦夕
以俟俞旨昨晚復蒙差降中使宣召孤誠憂迫須

至重煩聖聽臣今必當去者蓋以二府一紀愚短
盡以罄竭妨賢之久自顧難安而又宿疹所嬰時
在假告職業隳斃謗議叢起茲陛下之所稔聞仁
廟英宗山陵兩塵使領事訖當罷故事甚明此臣
所以確然請退而不已也况陛下前賜面諭已有
開許之意故臣粗舉大槩更不敢詳陳極論喋喋
於展寧之下惟幸聖明哀察早令補外使人言頓
息賢僑彙升病軀少休得全骸骨乃陛下示公斷
而存私恩也臣不勝區區昧死固請激切之至

韓魏公集卷之二十六終

